

藝文方盒子

第一屆藍花楹攝影與散文得獎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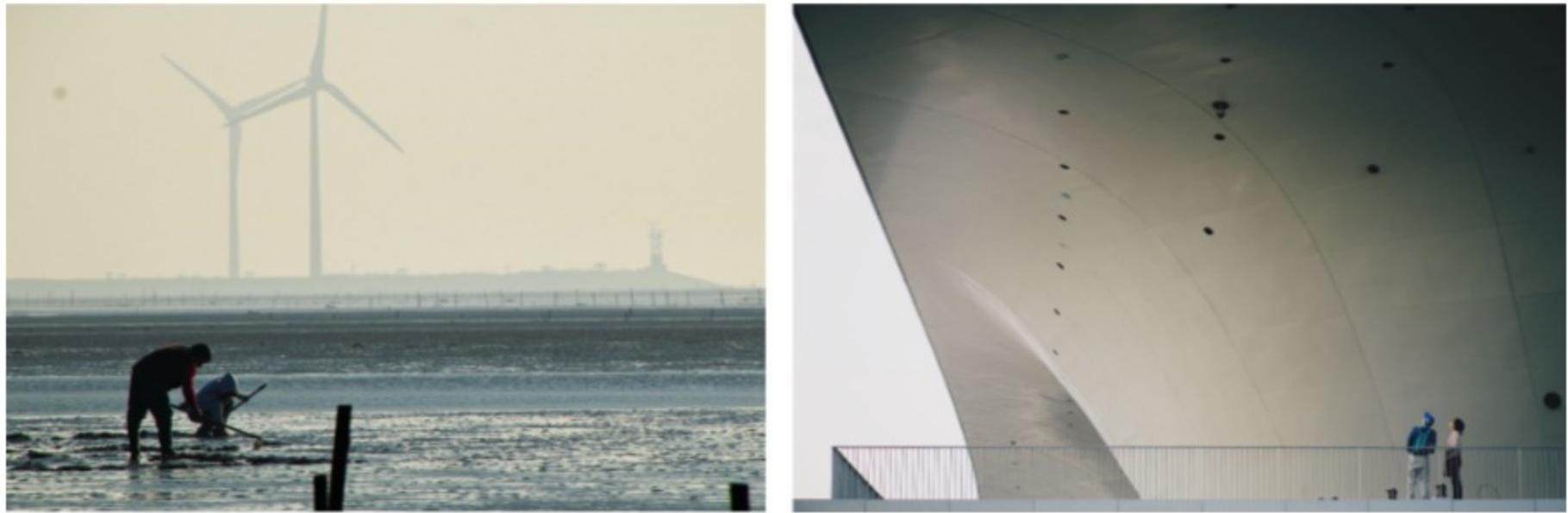
攝影獎



第一名：另一種光影 - 天台，視文所二龔郁雯



第二名：離開 (2)，牙醫一余宇弘 (左)；第三名：The whole _ The sum of its parts 《On the getaway car》，護理二岳孜咖



佳作：隨時光流轉的鄉愁.5，醫學二洪辰昊 (左)；衛武印象(2)，醫學一A張舜羽



佳作：我曾與天一樣高，牙醫三陳炯宏 (左)；評審鼓勵獎：提攜，物治二林怡廷

※完整得獎作品，請見藝文空間5月13日至26日《第一屆藍花楹文學獎/攝影獎得獎作品展》

文學獎—散文組首獎

火來了，快跑。

*

「等等火化開始的時候啊，就跪在這裡默念『爸爸，火來了，快跑。』這是台灣的一個習俗。」禮儀社派來的男人小聲地對父親說道。

男人話一說完，我心裡瞬間閃過一抹訝異的微笑，用餘光瞄了瞄父親含著淚的右眼，獲得微笑的准許後，便將真實的表情給掛到了臉上。難過自然是難過的，但對著將入火爐的遺體所說的最後之言，竟然是鼓勵他逃跑，這是何等可笑的習俗呢。若我躺在那鐵架上，必然將憤怒於這缺乏邏輯的送終。

*

在萬聖節前夕的夜裡，從父親的電話裡聽聞了噩耗。人社院走廊如南瓜般的黃色燈泡瞬間變得刺眼，我趕緊用力盯著光源，想讓自己流一些淚。情緒無法切換進奔喪的情境，隔天還有期中考、後天得進實驗室，告別式的日子要請父親挑選好，下週的時間雖然會盡力排開，但行程總有調整的極限。

未能在祖父生前與他道別，而即便於他過世後，我所看到的第一具遺體，竟然是解剖實驗室的大體老師。助教用鑷子夾起大腿上的肌肉，口裡叨念著哪條能讓小腿彎曲、哪條能讓腳掌伸直，而我與平日無異地看著、學習著，也一如往常地無法好好記住那些知識。「大部份的老師因為久臥在床，大腿肌肉都會有點萎縮。」助教解釋道，而這個現象，我想我是知道的。

**

祖父剛進安養院的時候，好奇的眼神裡沒有畏懼和擔憂，面對這一群新朋友和照服員，心懷期待的他似乎還有些雀躍，彷彿回到了年輕的日子裡，與其孤單地待在空中無一人的家中，不如獻身於團隊情誼至深的軍旅。

轉變不知是從何時開始。或許是從他和室友吵了一架、從他齒牙動搖難以品嚐食物、從他開始忘記了眾人的姓名、從他的講話越說越少、步履越邁越小，從那個某一天開始，老與病的推殘旋繞於辛苦—輩子的軀體，他卻仍不祈禱著離開。

父親和我安慰著自己，說死亡是對祖父最好的解脫，早日結束在陽世困乏的日子，轉到下一段人生裡去。算命師跟父親說，祖父身著藍色運動褲於黃泉路上笑著，沒隔幾日便投胎去了，而我感謝他精心設計了安慰，一死生為虛誕，亡後世界茫茫無光，我寧可相信靈魂已在死亡的剎那破碎，也不願期待下一個辛苦的來世。

**

祖父未曾信教，但卻在入住安養院後，開始感謝佛祖。他將我年幼時的照片與「阿彌陀佛」的字樣，用透氣綑帶黏在床頭的牆上，我想這大概只能證明他忽然信了佛教。於是，配合客戶的信仰，禮儀社在頭七當天安排了誦經，

依舊是我跟父親該出席的場合，而父親公司的長官和同事也到場了幾位，據說禮儀社也是長官幫忙牽線的，著實是福利不錯，一週七日的責任制分工換一次送終。長官說「請節哀。」父親說「謝謝。」長官說「有事再直接找我。」父親依舊說「謝謝。」然後長官必須離開了，無論是對於他或我們而言。

三位師姐喚我和父親進到小隔間裡一起聽經。小隔間裡的幾張桌子，一張安放觀音和祖父的臨時牌位，一張放滿佳餚——用環保紙盒承裝，剛拆下來的保鮮膜隨意丟在一旁的鐵板椅上——和幾顆水果，兩張則是師姐的工作台，有幾樣法器、經文的書稿還有不鏽鋼水壶。

聽了十幾分鐘、敬了幾次禮——其實也並沒有屬於長孫的敬禮時間，就是跟著父親稍稍敬一些——之後，兩人倒也乏了，師姐允許我們先到外頭休息。外頭還有一位父親的同事，他們便談起了公司在父親請假的這幾天有了什麼樣的進展，父親的同事還提及了他那位與我年齡相若的女兒，照片裡看起來著實是個好女孩。

儀式的最後，師姐喚我和父親進到隔間裡完成最後的幾次鞠躬，或許是擔心我們認為這一天的儀式不夠划算，還順道將幾顆橘子從觀世音菩薩像的面前取下，裝成一大包外帶塑膠袋給我們。離開頭七場之前，父親不忘提醒，必須洗個手來將不潔洗去，這確實是聊完天後不能遺忘的步驟，但那一袋橘子卻因此被打濕了。

**

告別之時難免帶著一些懊悔，以「如果當時」為起始的句型一遍遍地造：如果當時多探望他幾次？如果當時帶他去吃些什麼？如果當時更認真地聽他說話？如果當時好好跟他過一個年？父親的眼神裡不斷轉著這些腐蝕人心的念頭，但也同時認清著：即使時間能夠重來，我們依然會做出嚮往後悔的選擇。

祖父的神志在最後的那一年已被侵蝕大半，曾經還能用潦草的筆跡捎來家書，如今連自己的兒女也未能認清，成天惦記著未曾擁有的家業和股票、不斷叨念著麥克阿瑟和艾森豪爾的稗官野史。不過，據說經常回憶過去的長者特別容易罹患失智症，所以和想念自己的兒女相比，適度的幻想或許也是好事。

每次的探望就在沒有交集的談話中度過。父親和母親坐在桌子的另一側，談論政治或景氣；我則盡力聽著祖父的話語，試圖理解那些虛實參半的故事片段。探望的時間一次次變短、間隔一次次拉長，後來祖父索性放棄親子交流，埋頭吃著我們帶來的食物，而照服員則在這處看著，心理或許正惦記著他的血糖。

**

告別式的現場倒是有了幾分莊嚴，父親的長官、娘家婆家的親友、幾個政治人物，排場雖是有意地縮減了，但對祖父而言，應該也堪稱威風。經驗豐富的專業司儀替父親臨場誦成了一篇祭文，他雖不知祖父曾為軍、為文，但祭文的內容和老人家的一生倒也合襯，恐怕優於家屬紊亂的心裡所草擬的那幾句語詞。

父親執意要行跪拜禮，或許是要藉以表達未能送祖父最後一面的悔恨心情，一次磕頭得用上好好多多滴淚，我口袋裡的是用了半包的袖珍面紙，父親的口袋裡則是多年未使用上的手帕。禮儀社派來的男人時時在跪墊旁待命著，以防我或父親有一人被孝服的細繩給絆倒，進而踢亂了軌跡。

家屬答禮的程序有著節奏，大概重複了五次敬禮後，我便抓到了那個拍點。公祭賓客有時會上前來跟父親擁抱，幸虧那些商界人士多半對男性少年不懷興趣，不然我又得重新尋找答禮的節奏。公祭團體裡，有三位祖父的同事自行得知消息而趕到，他們蒼老而悲傷的眼裡，和祖父有著一樣的慈祥與堅毅，面對著他們時，我和父親的答禮嚮得特別低。

告別式在瞻仰遺容後落幕，遺體旋即火化，送往樹葬場。靈車一邊行駛在木柵的山區路段，我一邊回想著方才接骨的畫面，一大盆骨灰裡有一塊特別結實、完整的圓形骨頭，根據大體實驗課所學到的知識，那是顴骨，學名Patella，若能將它平放於桌面，我可以從骨頭傾倒的方向，判斷它來自左膝或右膝。

**

祖父後來經常住院，有時是肺炎、有時是尿路感染、有時只是感冒，只要安養院懷著一絲擔憂，便會以救護車將他往醫院送。住院如同軍隊中的榮譽假，不僅能到外頭明亮的地方放放風，還有隨侍左右的看護和烹調得宜的飲食，在某幾次的住院期裡，我甚至看到祖父露出久違的笑容。

久病床前無孝子。長者住院的頻率和家屬探望的次數，自當是個負相關，我們一方面已對祖父的照顧疲於奔命，一方面於心裡相信他終將重返健康。人在病魔面前很脆弱，但病魔在醫療儀器前益發脆弱，總是某個環節出了錯誤，才會讓他在迷亂之際失了性命。我和父親並無意深究，只說「於命如此」。

當我面臨死生之際時，子女將如何對待我呢？是否會將本該傾注於生者的照顧錯放於亡者、是否將心懷悔恨地依循制式而乏味的規矩、是否能任我在死生的交線上過著自己，不受命運擺佈？人的終老是為了什麼？死亡的目的是什麼？

**

抱著骨灰袋——自然是環保材質——來到樹葬公園，管理員讓父親隨意挑選一塊區域來安葬骨灰，每個區域都有幾株剛植下的幼樹，多半是會開花的樹，或許是象徵著死者對家屬的等待，櫻花區已經滿葬，短期內無法容納新的死者，管理員說不用擔心，半年後就會重新翻土，讓老人家們可以陸續住進來。

父親揀了一塊位於長椅旁的區域，還特意拍了各個角度的照片，以防哪天回來時找不到下葬的位置。這天的天氣——就我的記憶而言——似乎不錯，陽光從涼亭的那一頭照過來時，屬於祖父的那塊小小的土壤，有著剛剛好的濕度和顏色。

*

等待火化的時候，禮儀社派來的男人帶我和父親到殯儀館的便利商店，讓我們找些食物果腹。或許是因為建築設計的問題，整個「美食街」裡吵雜成一片，活像老舊電影裡的百貨公司地下室。父親和同事隨口討論起殯葬業能夠如何革新、市殯殯儀館要如何促進收入，往生儀式的質感該怎麼提升。

無數次在心裡不乾不脆，徒具形式的習俗、禮儀、禁忌、程序、表情和言語，反倒將該好好表達的眼淚和笑談給隱蓋了過去。我們抗拒地不去追思亡者，如同在火葬的爐前還想著如何逃避烈焰，死者無法逃離，而生者亦居於火海之中。

<文 / 牙醫二朱軒立>